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媚忠賢建懷德祠

决孫文豸、顧同寅

文豸太倉諸生同寅崑山人以嫌忿互訐遂羅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閑住

亦証門戶故遣削奪

給內臣關防

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抹馬厲兵長驅直擣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出此你部卽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速達

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奏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遊偵諜之方畧將士

用命之勞苦亦宜叙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

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

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

御史劉重慶朋任

削奪曾楚卿

皆以門戶懸坐

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畧曰臣不才謬

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願與鰲

關頭不係、臣 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
三臣於一城、縂縂焉日講求勦撫之局、臣 以爲不必爾、葢
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過得元惡而止、豈
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歛手乎、此段
見解、臣 與黔之撫按二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爲推敲、總之
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勦之機、兵有四機、地居一焉、機之所
在、即是 臣 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 書生也、不習
爲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衄、豈盡繇將懦兵弱之
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
所以矯輕之方、夫撫臣王三善特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

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今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爲重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弦欲轉敗爲功似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納谿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里至陸廣拒河而守猶易爲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遮擊我非得真正勁兵健將嬴糧景從必不能進即進必不能退按兵法地形之篇曰挂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挂者懸也下順而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不能出

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論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進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盡掣納谿兵會於長寧鼓行而前來永寧遂克雖谿兵力稍厚實得地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看工夫宜從永寧始葢制狗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嚙其項今賊之藩籬東爲播北爲蔺業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四裔通耳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於此一面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庀具然後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層

臺又六十里為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义之兵尅日並進賊必不能支而為勦欛柄在我是乃緊頸嚙項之術也按臣之　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衆宜為久不為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為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巳芸人以故瀕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為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為蒿萊良可太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

按臣傅　綢繆素預賊縱眈眈睥睨必不敢長驅深入

願
皇上一以　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畢節之役　臣　不敢不
以身任蓋論　臣　身之節次似舍近就遠舍易就難而論用
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　臣　何敢自便其身圖而
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　任使耶　臣　度其經費除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
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　嘗以二百萬
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　除見餉外以一百萬
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　臣　合全局而所　請與二臣約略
相同寧有踰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命臣之

請臣即當率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參議盧安世同入永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益兆鼎駐永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情如指諸掌與之共事誠事半功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然而每年各六十萬兩年內亦可完此局羈縻之似費細按之實省此策之上也如以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橋或遵义酌事勢之緩急以爲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則於臣身甚近甚便亦甚逸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至于

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明裁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以脅從罔治所爲携其黨而置其腹者亦盡心力爲之然不敢壅

皇上之　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四字而已伏祈

皇上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爲

題覆以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即駐偏沅亦必不能兼别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勅該部一并查議施行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恃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

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贍田二項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

闕其頭以言利進身而是刻薄小人求寵黄山至今欲人言之切齒

[illegible]王同謁辟陵、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閒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生齒甚煩、而每歲糧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資或僱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利、艱若倍嘗、歷盡險阻、得有餘利、歲杪寄歸、以償經年所賒日食之費、女則朝夕績織、苟爲蔽體之謀、然食用不過淡粥黄虀而已、如是挨數兩之資、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然、但可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慳吝異常、復爲不軌、以營專利、又有

嫖賭好啖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忿然各省營建立爲客綱于是欽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欽也凡本地縣大屢閭門無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知做官不識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謂富而不貴貴而不富者也今有蟵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專利不軌举家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已奉

明旨拿究追贓使小民無薪桂之患人倫無吞殺之究江南之民舉手加額誦

聖德于無疆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揚兩浙天津諸
處重資在外而家止有產業今奉
旨追比拘其家屬外則夥計營運開病于官捲其所有逃
諸海溪貲有既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裏敢不直陳一得之
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一員重其事權從天津淮揚兩浙諸處
用心番精神細爲查追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

又到欽中忍行之要亦不快心察月人粗

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如有奉法者舉之然法可行財可送完矣某處引鹽及屋産典債若干逐一變出銀兩造冊即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數千里外運至徵州伏行起解道路險阻兆延年何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欽縣追比産業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資在外夥計潜避其誰爲查其誰與糾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無米之炊六十餘萬贓銀作何區處即按扯無準必推諉拆辦遲爾徵期于事何濟贓銀一日不完欽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于是臣

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情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贓銀
以濟
大工之用使欽民安然樂業不為所累其戴
皇恩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燮策廟堂慮
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
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
撫不和而河西淪為榛莽覆車之轍烱然可鑒近頃服臣

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供億多方，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爲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竒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後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于朕心，宗社恃以安危，安攘成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供在山海關等處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悟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

佐、朋儕與同謀、畧總期爲國、奏蹟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僉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四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乘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

全遼、益建膚功、紓朕東顧、策勳飲至、具有彛章、如或沉溺

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徧閱

弗靖、具軫于懷、尚思薦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戶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于

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實勞宵旰、

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遙提帥旅、閱歷當特、乃中朝

實倚為輔車、而去輔每視為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

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屝屨之供、乃

于斯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
且憫仰令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
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討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
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
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付鎮守海外等
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擬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强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
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

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犂庭埽穴之
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提功、照前一一解繳、
加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
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
兹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
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公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熕
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六十位、鐵裡虎
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郎機二十位、二號佛郎機二十位、
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砲什物全盔五百頂齊腰甲五
百付長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單

鈎鎗一百桿、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
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
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隔阻、潮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
重、所有合用勑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
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岔確資固圉之實效、
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皐奏水西擅殺奏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
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
作何湊辦、并議妥速覆、

時參將楊明輝奉差宣
諭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脅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送
殺明輝等其罪
不可赦矣
削奪謝奇舉張其賓顧其仁周邦恭吳甡梁元柱等
俱以門戶誣削然視諸奸以小人而來君子之器不啻
有染色矣
禮部奏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其參宜速舉代世
子鼎渭着襲封爲代王郭氏封爲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
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
吏部奏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賁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

議諸欵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

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户着冠帶閒住缺另推看

吏部奉

聖旨白所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閒住張捷曾附党人爲李

應昇欽此着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

戶部奏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爲區處后將安窮除太倉增該司官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逋之一法欠邊之數惟有策應新鮮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何開節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各該邊鎮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節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奏

聖旨中州爲腹心重地磁兵委難議裁況係該省抽扣等

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夷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覽奏膳羞廩糧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逕送問候之縟禮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苛求槩從裁節嚴加約戢愛人節用著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閒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

上賢之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稟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寧遠容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令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羅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償我只管竟收又報鳳凰山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部道講和事情俱從西去路過遼天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悶累次差人與奴酋說河冰一開毛部督兵馬多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督是不准我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知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口善心惡

上台見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為此理合塘報又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撥夜都司毛有俊稟報奴賊收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鐵山等處等情到職職即嚴令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擇勦相機勦殺後報再到職即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麗人向恨遼民搜害暗爲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衆兵犯搶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實搶鐵山圍職衙門搜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撥夜都司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鐵山都司劉文燦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賊馳雲從職一聞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只火器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因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餘砲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此日驚荒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次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時援兵盡數殺

完職將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爲賊
斷絕糧道嗷嗷無食借得客商麥豆分給一碗半碗夫
不能空腹赴鬬惟以疑兵出沒安慰靜候激勵南北將
士堅壁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
回宣州下營尸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令
我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爲何死活纏
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閙刀殺人麗人皆剃頭歸賊
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
米百萬餘石隨去殺義州箭制使竟攻安州等處賊即
差都司毛永詩等拔捨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北將官
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礮星夜出一間道
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探賊攻麗服召相機以截其後職
又令管侍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
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兵帶死馬牛肉
爲飽[illegible]職向爲
天朝[illegible]不及不能不取給于麗今彼報奴告職職無
復負[illegible]八閙尸之埋伏乞
上台[illegible]發糧救濟沿途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剿之句
奴[illegible]一省殺傷不滿萬人惟麗人麗官自已作孳
案中[illegible]不爲少雖兵追勝負未知嗣後再報等因到職

本慮深遠

准此理

合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奏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來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奏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師銳氣未傷深慰朕懷寵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悞大計餞軍需

餉甚緊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賑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黄以壯軍聲委係目前急務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三王念驛遞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啓　瑞王面辭請升殿

皇上昔藩封之國典禮重大面辭誠國之彝章但念朕與王爲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築董家口

按董家口為草廠往來之所，沖要不減壽張，尤宜稽查

發圍，當事議量派協力，仝發班兵，益以王兵，及速發糧

餉以備行糧，得

俞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　青州所王墜地方王九常

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偏身鱗

甲，形似麒麟，產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

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烏已集中州，茲仁獸復產東土，王者之瑞，實

見登出，朕心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脩庶

政，以克副禎祥，厥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閤勲名，

朕所素鑒，本中願朕體天任賢，慎終如始，安不忘微，以襄

泰寧具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

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奉

聖旨覽你每說連欠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痌瘝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須駭懼你輩但念同舟慈期

國儲要緊暫資功勞本年爲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脚價足以相直不必懼其累有船則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說船至之日官即爲欠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空漕船隻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催發以濟應募之船不得藉手挾守瓜議於開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

餉缺數月 軍需用之 空虛亦措 給之遲緩 邊計不宜 如此

廣該部知道、

臣冗之議、畢竟于民弗便、後況不得行、遂如常法、先臣周忱所定運兊事宜、百世不能改也

賜李如楂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廵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脩省中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到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儆、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

我不往奴必來不如登萊之關東江鮮國無此禍

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棲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該部知道

以件守事啟也

下臬臣胡士容於鎮撫獄

遼東巡撫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勇管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人先令哨東橫方簡選馬步進取間隨奉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夷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發

書樞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為援能背城借一如寧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遼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盍往以救鮮則不能搖遼瀋而令夷內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于是日偕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臣畢自肅商議悉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桂關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金國

奇都司蕲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為監軍進逼三岔河為犄角之舉總兵趙率教于八日即來往簡調益各營精銳開東警日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趙率教老成持重亦復變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之先聲後實勿遽近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去駐前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參將徐率水兵千人繼發是役也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交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機有可圖諸將思功名之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謨洋洋、而廠臣一體
官府、素釀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臧、謀必
全、一腔烈胆、誓必復遼滅賊、爲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
一步以貽
皇上東顧也、若鈌餉本折不宜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
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
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涿房等礦洞

敘滇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彼本縣百姓登時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着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為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刱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大計宜救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人倍生
以爲群

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李日儼、楊應簡副考行人汪邦
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曾、徐大義副考行人宋
鳴梧、馬茂才奉
聖旨、有點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邦柱、宋鳴梧、俱
係門戶、且着官帶閑住、
倪來蘇繼歐徐備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陞世科閑住。
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處法之有輕重、
則徑墻怒之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特承恩祠一倡、而相效者恐將後至之罰、于是漕運李
精白、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薊遼總督閻鳴泰建崇仁彰

德府運司三州、江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蘆、而問貫、順撫劉詔、延按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出諸人幽媚璫意、務窮工作之巧、甚至擴民田墓、代人啣恨、詐敢發聲及上食饗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

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而已也、以沉香為骨、髹畢、日鼎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鮮麗、又不足言矣、獨髻上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更為奇絕、

聞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逆首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號哭、痛責匠人、

杭州名紳王貞父、過西河祠、頗有詼笑、當者斥之、令忿而絕、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愚臣督催變出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侵欺給發平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之不堪承買之後産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載委曲開譬多方調劑地方人情兩求愜當人必樂從確數爲額方揆實入奏有何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
心努力共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地方人等、亦
宜共曉朝廷追究大豪、無波累無辜至意、靜聽有司官設
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一帶追贓變價屢奉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甫任伊始、移檄再
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遽激而成變也、據許黃文携帶白役安拘票內
無名之潘家彥、衆憤而斃之、付之一炬、仍豎旂書逐部安
民四宗越川而擁之部臣公署、致折門柵、燬其帳籍、致部

臣跑蹶避匿、一時彼猖狂遑之狀、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

矣、徽郡層巖複嶺、幽深阻昧、羇凌獷悍、雖俗習固然、詎意

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散、聞按臣以

造册役

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情頗易及、更必有以宣

皇上之德意

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臣治所距新安千

有余里、前所賚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變出異常、不

敢不先以

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猖亂、仰候

聖裁」

山場遙遠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木多株，

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犯，著

王應祥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

陵寢、

東江將士逃散。

登萊巡撫李嵩題報稱天啟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搶鐵山，雲從城若部同毛永詩領兵一千相救宣川，不意十七日陽約只餘兵，救家各兵丁共二百餘名逃歸時，夷情正急，未及申報，舊旅順參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逃，拿獲押解未到，又任城參將尚可與勳先任紹申所言

鐵山云從俱失統領中軍劉瑱等將本島殷實軍民財物盡行刼奪搶有姿色婦女約五十餘口又將迎風差妻妾銀兩及高豎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百餘人將貨物男婦捲狀打二艘又將西來守凍米船盡數分散作爲行糧於于二月初三日滿裝逃去都司劉承勛亦帶兵六百由六路西逃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兵將紛紛逃竄

封疆誰守且又三軍沸謗李鑛鄭繼魁等帶兵回去多在覺華島大糧大餉受用不盡我們受饑受凍又要對敵島中遍謠兵將俱無固志職恐風聞于繳繳爭梟示劉瑱四人軍心始定李鑛自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脫逃皆屬徐敷奏倡言謠惑所致律有明條罪俱不赦伏乞

上台速正典刑傳首遊示海外庶孤軍畏法不敢畏逃

事關重大

爲此塘報

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晏廷關口錢山等處塘報稱奴酋暗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強半歸降彼直

視玉宗几上丙耳乃
天厭逆氛甫渡氷解前后阻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
將救麗我兵據報三戰三勝虜始挫而終斮能因敗以爲
功亦可以少伸鐵山憤遡之氣而抑犬羊匪茹之謀矣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援
具見方畧知道了向日欸議雖寧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
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彼奴所厭而爲
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部奏議察會與白寧皆我欸夷也察會向以講討人口
不遂心懷俍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

諸酋其能支乎今諸酋情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螫于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斂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説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犬羊之性中情叵測或聲東擊西便道而來挾索則沿邊諸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着料理酋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雖不可過于張皇以自發難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鎮靜中密策萬全斷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蠶食原莫予毒也是總在督撫鎮臣之多筭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勅下臣部咨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

防虜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擦漢兒即虎兎憨因地祖所屬部落把漢哈喇慎倘先年投在哈喇慎營內住牧，令又因哈喇慎已故，老酋滿五素幼年與擦漢兒老王子爲父兒恩養成人，分管人馬，后滿五素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酋。父世把都兒下后有擦漢兒小王子與剛引吉等酋講要把漢以制撫一枝部落，又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人馬。白言等酋未與，令擦漢兒王子時謂部一落親帶人馬來講。又聞得夷人密說擦酋說稱：每這有一人王子，那有這些王子？窮不殺張家口，都是俺的地方，是叫別人吃賞。與白言等酋講畢，就要上邊講賞等語。有一白言朝兒王子等各將宣薊所領各邊所屬部落傳調一處隄备擦酋情由，已經票報訖。今擦通事王觀等于三月二十五日進邊，報稱探得擦漢兒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領帶小部夷摸房牛羊馬匹，于二十三日從哲兒城搬移地方，五路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于本月二十二日從哲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扎，各酋口稱聯絡一塊，以備虎酋等情。三月二十九日巳時，據張家口堡守備周岡芳禀稱：本年三月

月十七日有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差夷使惡不
忽等賫夷票到邊說稱今擄漢子上馬要犯觧石一帶
口子不知與我們達子家作伙與
南朝作伙如忽
南朝我們達子兵馬助
南朝上陣如先我們達子上陣乞助我銃砲手也有等
因又于本日巳時據薊遼提塘官馮恩票報據潮河川
守吉迪與薊遼軍門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據守門
逆啃鄭進票稱今有沙嶺宵那二等酋首夷人執夷票到
關票送到職看來票內云被我差人各具夷禁有我祖
父毛酋祖母大嫂只常守邊疆忠順效力所遣弟兄二
人亦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擄漢兒達子與你裏面
不和前于本月初四日奴人三百于脅嘶槙王子跟前
日稱請漢兒達子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預先報至
也不知誰及于誰其情難測後我弟兄二人心中思想
兩家既是一家我各復搶裏邊讓明家
皇賞豈可指望況必竟心叶勠力你裡邊疆土嚴謹十
分隄防不可玩忽或者禍及于家你裡邊將人馬銃砲
扶勒多多乘務要從北賊擄顯我兩家日後磐石之固
總有幾人傳說於邊不日臨來今崩差人星夜傳報有

使另行衆伏乞即刻自殘以不可測虜済常等因各至
映衆此看得稱許解處東關與貢風馬牛不相及今横
生枝節將順控强十萬加于自吉等部加于鈔之壓卵
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之處在我内地各嚴爲設
備以待之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

去秋虜酋三兒台吉入犯爲鎮兵所敗又被剿
懐恨已久于是參酋土蠻火力赤等傳卜素等嚮慣等
酋糾約搶犯傳警甚急撫臣王會同總鎮徐來慶調將
周上顯等設伏火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遂引去

戸部議革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賴本色軍弁私折數多不亟査治何以果饑
軍之腹著將督撫屯糧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鎮
撫造驗船運本色纔准收納關寧餉司亦親自盤驗有無

私折該部仍各會本並查運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弁夙弊
俱着該部議移文申飭行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奏
聖旨該鎮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
深知亦所深憫覽奏掣于舊撫逼餉償糧齮于奸弁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登萊
糧催儹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還移查未到新
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胆深相機宜緊
奴儆鮮以慰朕懷
兵部奏憂肆心切奏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虜近日關寧尚自却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帥許為我用以規近利爾特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虎聲空喝將無空增一番措置矣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苟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携貳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奏

聖旨奴孽來侵震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道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汛信地具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勑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

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即與作速伏議回奏、

姜曰廣、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祚、俱閑住、削奪楊廷槐、許世臣閑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茂德李太監請建咸恩庶吉士李蒲建德智昱老節世

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悟端雅沉博瀟灑于書無所不[illegible]而胳法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別有所注不欲以諸技自見一書畫如商隋太史之[illegible][illegible]發淳米推屆之謗斯可謂不宁三達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厮殺之言是也宜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惴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携二至論虜酋與炒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宣諭務令願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益體厥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力厲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禁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卹典。()建旌烈婦坊。

按霍母訓孫忠義,壽幾百齡,例當優卹。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殉死,無典刑。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逆情真,服刑律當,非厥臣深謀遠慮,密計逖偵,任用該監同心緝獲,何以使神奸就擒,詭蹤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科、宋得貴、周氏囑係,俱擬斬。既已允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其未獲關日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并吏部議處。

兵部塘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閧,用寡從爲,毛帥智勇,自能聯合

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接濟，尚恐未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期前發，以緩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着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藥鉛子等項，俱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帥乞鹽

宜從駐處，屢犯從嚴，被創認罰，額就戎索，

防奴，

偷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故令鎮撫遣將，整兵馬，嚴偵探，幷堡臺，

兵部奏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還寫
與敕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
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閆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
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
期於脈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俾朕與俊臣軫顧疆
圉之意聞奴兵已越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
寧遠之法着各自清野堅壁相機指動該部速傳與他每
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黠奴撤衆還瀋屬國

獲全勝臣妙猶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捷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吩著勞候徐璉等回日并
行題敘該部知道
平遼總督題率敵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
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
撞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
將領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
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擡
死屍赴班兵採辦窟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

賊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師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近調發近鎮兵馬昌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徤、若星發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嘉謨既係諸部為衆、必有心計堪用、著賞尚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師軍前、以資方略彈壓、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夜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

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揀

智勇將領星發前赴山海聽督臣調度併山海以至河南

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休勵裝糧整搠用

備緩急即火速傳與他每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

勿逗遛以干明法

戶部段國璋奏議奴兵入犯當備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

速補且桃林戶飢軍待哺情甚危迫着該部不拘新舊餉

酌並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運本色或借用通

倉或暫碾各州縣倉穀事平之日并銷算其各省直應解餉

銀、差官守催裁解完者優敘欠者摘參凡屬經過地方責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疎虞、

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交海上先速行遼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懸着登撫毛帥偏間搖亦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須加倍、不中救錦州、困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兵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守之法詳于其中者與商確中傷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兵部條陳奏

聖旨覽奏說錦州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煩帮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舉遂稽屬周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卻顧則

該撫持重之效也冐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
之兵第聲息四出旋而撥之重兵相機守保寧遠關外方
略俱全朕意調發宜蘇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速給
已有旨了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
延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
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奏塡補
楊肇基議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
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池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
下十萬皆一面有警併營往返應接亦須十數日已
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彼此兩失封
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顧分撥之小嫌忘軍
國之大長爲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下西協延安
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捍勦東
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則遠近可照管緩急無俱

貼黃

撫臣朱蹟略臣查得有原任山海總兵尤世祿當年登
壇勇力早聞于德虜家近夷六歲聲失振于河鄰近邊
總寧夏史永安具咨求補花馬遊擊兵見報已奉
明旨野用馬允升矣合無比照將斷祇改設于定邊裁
去協守副總一切事例與照花馬遊新議乃今之分地
而任西自鹽場堡東至龍州城出聽其節制料理若處
兒一處則與本鎮總兵互相救援倘虜從分頭夯入則
各出其精兵一力拒殺兇鋒擊其自任以來大發雅習
滸掃穴獎賞心為
皇上附守疆場其與顯祖榮餘之相見而大全不之交
甚焚在常甚悅不吝分憂以圖協心之助在邊祖必不
甘負友以誤
國家之鐵況衙門有協守之名不必營建若木
有協守之舊不必加深擇有員要實為得益

兵部奏奴子回巢即纍糧而來其欲撓我脩築挑我屯種
明矣但須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
佚待勞以飽待飢如上年寧遠要賊關守故事且河西殺

食俱已搬運歸州千里而來無所擄掠若奴子不擄派人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狽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惰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乞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惰歸斯為上策

西虜須部衆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覆奏塘報本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為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聞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誠撫精心籌之許定陶饒有智略請兵願作忠義可嘉若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尚不妨使前直當

以昭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逗遛者以軍法從事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當道啓

職菲才而當封疆之重寄蓋經五六年而殘破之局天下即未必有知而遼人所共憐也女真兵滿萬不可敵今且十餘萬矣往合九邊之兵力戰之而不足也故益之川浙湖廣淮無不調無不收致不肯探究于得失之故耶疲困之景象兵必不可再調即調亦未必有濟故役遼地而募遼人爲守先以巳之有巳爲倚救遼之流移于內者悉以家口歸來遠來難致之兵何如近收回鄉之衆此不有衆兵計也本色餉給漕買或糴今年春三月無糧照諸臣即存銀而無所市故不得不議屯以爲食但地不廣何以爲屯不築何以爲堅壁一築一屯夷之所最忌而無容我下手也故有今日之兵然不戰而何以請買戰馬請增備貴器械不肯知天下緩而天急已況邊臣自苦因分隨緣不慮消天之費糜我邊減挺聲及錦衣華錦陵二賊秋而那力收稼歸我減坐以

特請以李
削除之遺
為非故難
改之

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舉于河以拒之何如假一
款字以緩之令彼欲爭而無及我因而無患也然二事
俱非臣所得專夫用之而不覺自用此于右遺臧況所
以恨天下而若邊者則江東爲甚毛師分冬未交合即
避之遠爲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弱及麗人耳今一
攻以令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旬夕採皮人逐易倪此
夷請撲之即滅十年血戰就能當其終此貴遠爭而天
下付之不知則造言生事者欲借毛以行已私今精局已
露矣夷見在松杏接錦而陸聚者二有呈剛一片精強
初遼邊弃遼之衰者當之來易聯守而固者也毛寺而
未必固者也毛之即遼了封之鰥無害數將何之毛即不勝
了金頤無担騎之所守且十係何如而可以固事背乎
敢賀之天下且夷精累勝歸不牟鄒彼寧輿山海俱瘦
其危何以集援兵而用山海俱非臨特可辨者成錄之
本完彼視爲必爭秋冬應碉巢更來又如何作計如何
用人肯捐不投即更設致經略數總兵無益于戍敗之
數況官多而兵益以少故添文官不加添將添武官不
若添兵若不添兵添將而添鎮營道員自弱文武中軍
過而議後之人不借事何以挺之官忠甫功方令彼
賤忽賤之後而仍無功人得官而速受累當事者呈爲

之計若職固有病也今力疾褁甲試以此身弱此地彼
何寄儻此番房退斷不以瘡病再誤但邊事不可浪試
一言不效快及生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倫
決者尤此皆封疆大計不肯俯請正若其一切情形俱
載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
詳察情急而危語不擇言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祭右都等官
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大將孫武馮
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
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踪五道嶺徑奔西來又
有撫院差去喻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
望號砲兵前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尔雖山看見夷係大
與來兵甚急隨傳祭遊都司劉恩等令兵一處因彼衆我

寨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柿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在陣射死我兵楊惟道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後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稱議奴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界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之所將兵旅至大道又分去其久錦州猶綴不解十七日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得錦州之圍而親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領師者諸師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師也又介諸選擇將領

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還欲于一擊者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捷制于先春寧遠者若使器械粗具皮帥欠用何妨正未必耳但此戰者即皮兵恐亦未必能久況職記去依巘洲湖絕援兵亦無赴援今援兵如討矣且募死士依其營又舟師統用其後令王喇嘛偕西虜揚旗于錦州之地凡所爲皆俱爲之戒安得不戒心今且歃盟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退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遂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其逐各爲王于藩陽遞番往來攻圍賊恐諸將領不能救

錦者必不能救寧寧與錦爲存亡職與紀用爲生死此則剥膚大患故在愚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恐將原兵調來速給行糧糧備而行速兵法貴據變化宜齊除遣將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徼官者祇以滋擾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爲自裁擇也

勅貴西潯州勦中賊胡扶紀等

按扶紀係因有年屢擾屢叛從未有官兵衆罪撫臣王尊德道臣潘潤蘊等合兵攻勦方以蕩平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三十一日寅時據本鎮塘察守備李琳臣等稟稱帶領家丁前進安撫哨至界山邊堡官

營有精兵韃賊數百在彼攔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
來奴攔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
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
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爲前鋒以本鎮
下中軍叅遊都司劉恩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爲後
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嚴諭令攔路韃賊
乃係挑來强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
割級違者梟斬催督即時起兵趷校疾走本鎮即同總兵
閆思印等親統内鎮太監劉標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
監孫下守備周于策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舉等

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行至尕籬山正遇前賊攔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下手並砍一處忽從尕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數多各官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訖內丁白雄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刀俱全尕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懼威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而援遼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東厰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寔其膽矣，況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夷橫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同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什兵丁王希春等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

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兵將，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

天七五月十一

代罪名故

賓，兵科李魯生，江西編脩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

姚昌蔡，兵主胡福弘，

時削奪晏清倫肇脩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瓚沈榮。

王熊曾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削任。

諸君子并退而姓字益馨乃知

門戶邪黨不足埋沒真品也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

戴德係鄭延撫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

歷孫如洌所請祝恩係朱撫所請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袁撫太累。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即戰去年。亦從上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鎗而下拚命。不知有兵之苦從驃騎後。混戰大戰。分路進退。諸軍忿恨此兵、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各將彭簪古三大別紅夷大炮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隕白龍旗。奴兵死者甚衆。遂不敢西行。纔降夷言。奴酋長子台力兎與物中箭穿胸必死。其于浪滿寧谷悍執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山四人。牛彔三十餘人

伯彥達子無數。

奏寧遠之捷本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賴廠臣指授方畧。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廠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

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劉文楊朔、謝琬馮僩分
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刻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
臨雉堞發令督戰胡佑吳康臣李進楊永芳督催官兵舉
放神器。馮允升董文儒閻思印陳嶽督兵城外奮力奮勇。
文武諸臣則有閻鳴泰、袁崇煥劉詔折衝禦侮、發縱有力
畢自肅王應豸、[illegible][illegible]接應軍實期會不爽潘汝楨尤世祿孫
祖壽、楊國臣披堅執銳親蒞行間、祖天壽許定國、尤世威、
及朱國俍、游承祿王桂、王選、劉恩周鎮等、各將領督陣催
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憤、作三軍
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勑諭勞苦諸鎮及內

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覽奏具知辛苦
深慰朕懷有功及被傷文士宜優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奏
報奴氛雖奈夷情叵測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圍該鎮與
文武各官商榷便宜行事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捷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厥臣先事綢
繆純忠鼓舞故能使內外文武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
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錦兇可而進其見方略然須步步
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若速發出
關聽用不許遲留盔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

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大馬仍着揀粗壯的解發軍前備用不必折價獎勅已發犒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

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困窘技切焚會同撈總兵應元素寧前道畢副使計議遣勅擬定二十八日發兵整隊鼓勇前進間忽報奴賊執打五色標旗丁灰山席藤山有山迎山前海分九營官兵數進孫氏尉罰安營有總兵孫祖壽討[?]并非困在西門扎營滿鎮隨行令副將尤世威參將火器前備將望見城東灰塵蔽天大勢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滿鎮即將發兵馬器械等項接濟當即親督紅旗同尤總兵并各營將奮遊把將領等官祖天奇等迎敵刀砍箭射砲打化遇賊無數不許割級殺賊死屍具被賊夷搶盔甲倒僕內一箭用火藥其術乩滿鎮親冒矢石如期經旗手甲被賊射中數箭戰馬亦被射傷尤總兵奮不顧身戰馬亦被射傷方

東路魏然賢游擊衛指揮使王承選等十四員親
臨敵揚將陣有太監劉胡孫武俱親在東城樓督陣
令守備朱國佐都司潘永勝安設紅夷滅虜大將軍發
垻等砲連放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打死韃賊數
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奮勇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敗回
往東去訖據塘報恐背山背後山寨營近處有埋伏敵
不窮追隨令各將須收兵訖仍將各營官勞
守伏遺哨丁遠探奴眾在于背山后東下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
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外奴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
官兵對敵閒撥夷馳報錦州大兵殺攻奴營奴賊撤兵即
回錦州于三十日圍城放火砲三箇吶喊三聲仍赴夷寨
於初三日夜寫拔上達語箭上射之入城太府紀用與職
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暇入報抄寫

上覽是日賊連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行是攻城太府紀用與職等遍傳預備果於初四日丑時提馬步兵數萬擡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下司禮監魏忠賢發來火砲及火鏢矢石填滿濠平地積之如山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砲攻打城牆至酉時賊方撤兵敗歸所造挨牌車梯戰具隨發兵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暨司禮監魏忠賢妙算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

輔副將朱梅都司紀鯨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擧誓俱願拚命殺賊使
朝庭欽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爲功爲此塘報
寧遠大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
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初
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
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臨于焚化
酋長屍骸處
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

天朝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
扎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鋒總兵左輔副
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廠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要地可據以伏地滿
奴臣等苦心發哄閣部密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安
能保守六年棄遺之孤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
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據奏佟奴收奔折毀所過城垣憤極不忘報復事宜
即當謹防說得是降奴未卜真偽著押解入關赴總督衙
門分發安插其見遠慮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亟須
犒賞著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剋期差
官解赴軍前分賚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挫衂渡兵踞鮮復借西虜
鬪入秋冬津蠢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
壁厲秣以待其得制勝先著說得是逃將李鑛李鉞及鄭
繼韋鄭繼武高應詔骫法廢紀若不正罪何以懲衆著內

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鎮守海外太監胡湊報區畫海外事務奏

聖旨覽奏該鎮已達皮島宣揚[illegible]賞齊軍士安撫屬國分插難民偵探奴息深體朕東顧憂勤國事軫念危疆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孤懸不便建關而獐鹿牛島襟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屯種寄制出奇移島實便犄緊衛而籌形瞭然內鎮毛帥即於長山建牙設重如議便宜行皮島脊鎮毛承祿具建甫功着加副總兵職銜偏協駐彼用張犄角東事破壞委緣中外因循該鎮悉心區畫訓練兵馬務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遼督師劉□奏奴泛海有據奏

聖上任寧鎮將受綸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膽已寒久
之有日矣聞奴新得鮮國海船四百隻又令麗人打造哨
船四百餘號當憤敗時轉陸為水以此報復狡謀叵測乃
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援誠為可慮前後往淮
揚各路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
到關以資防禦其調募水兵駐扎南海口及覺華島滌舟
備將該部即酌議具覆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巡撫朱一馮奏略閩因海盜多海寇千來嘯聚寔繁
有徒小者不論其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酉二老閩

犯銅山

[illegible]中左

一下馬等各起俱號爲劇盜而[illegible]復[illegible]餘月二百餘艘

往來閩粵之間劫掠商漁[illegible]見[illegible]近因二老爲崔于

馬所併歸于芝龍二賊爲一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芝龍

突犯銅山寨把總[illegible]宗[illegible]門[illegible]備[illegible]號船殺兵焚毀

官民房屋無數時[illegible]本[illegible]境[illegible]其[illegible]中[illegible]調水標及

一北中二標之船統之[illegible]各[illegible]總[illegible]月[illegible]與水標遊擊

示文燦[illegible]在[illegible]把總洪[illegible]七[illegible]總陳[illegible]及北標

把總陳[illegible]高中標把總[illegible]文[illegible]師[illegible]勤移會援[illegible]周

行閩[illegible]月[illegible]月十八日[illegible]日抵會城一面

嚴[illegible]月[illegible]下[illegible]滅此朝食二月

一[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宿[illegible]力拒之

面[illegible]大創[illegible]且[illegible]嚴檄會剿之師拒

[illegible]行[illegible]中[illegible]三標及南路之兵

[illegible]月十九日賊乘[illegible]不意復犯銅山我兵

[illegible]其[illegible]一隻[illegible]賊在上[illegible]兵遂戰不前賊焚

[illegible]多[illegible]洪[illegible]十[illegible]兵之焚[illegible]散者居半希[illegible]

[illegible]中左[illegible]一帶[illegible]鎮[illegible]以及[illegible]

[illegible]要害函調陸[illegible]又令有司陳卿兵防禦[illegible]

岸[illegible]道[illegible]改[illegible]度又念中左[illegible]與

泉[illegible]范收合餘燼相

爲犄角賊果于二十二月復入中左復爲官兵所逐
出泊下外洋二十四日南風大發賊乘風復入[illegible]
梁之不勝船被燒十餘隻臣先後得分巡漳南道副使
朱大典及漳州府海防同知黃運昌泉州海防同知何
齡稟報梗概如此而船之所失若干兵之所失若干
各道及　館未以的數報臣臣雖未到欲確查臚列上
聞恐遲緩爲罪謹　略馳報地方驚恐之狀惟是賊之
來也以索前所招撫楊六楊七遍張僞示聲言假借等
語雖或假此爲名亦未可知而楊六等不能殺賊自贖
向者敘官兵則鴟張今者遇賊則蝟縮節經臣發檄布
無以應也緣閩中官兵因循委靡不知有勦滅一事臣
旬日之間籌畫督責幾于筆禿唇焦而諸將本無鬬志
爲賊所懾妄意賊之不來及一旦賊至倉皇失措雖兩
戰間有奔潰亦曾格鬬其間勇怯不等而提防既疎紀
律未　使賊勢益張我氣遂奪見今道館告急于臣
請發援兵羽書押至而船兵之損失已多造船募兵動
費時日且閩省自西庫銀解助
大工外
船艘若洗無米可炊束手坐困除臣暫借布政司庫銀
募沿漳漁船一百五十隻以圖再舉剿賊一發都司洪

先春往海上召募及製造船器以爲奇兵一于同安海
澄等縣各發單召募鄉兵仍發省城應援外其中失事
將吏應分別論罪若夫閩將之畏賊甚于畏法閩民之
從賊甚于從官痼疾入其膏肓雖雜以扁鵲臣不能
翻從前之案曰亦何以承向後之担負且誤叔兵而不
殺民掠富民而少施于貧民勢甚弱衆人心恐鴟南風
則走閩北風則走粵非兩省會剿無以制其死命見今
粵省督臣約會進師臣已拮据應之容嗣報
聞伏乞
皇上軫念
封疆
勅下該部先將失事各官議供並議用兵之費而另擇
將將之人此則所以爲地方計者矣臣愚幸甚
封疆幸甚
延綏總兵楊肇基建義士祠奏
聞奏
聖旨綱常萬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道于奴死難諸人深

可嘉尚該鎮捐資建祠具見同袍厚誼着該有司官春秋
祭享歲爲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勵風俗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孟秋享
廟禮
時皆指逆竟以魏良卿代
大禮爲之弗光
宣延鎮之捷
先是奴虜入犯斬馘二百五十至是
祭告宣布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閑住
亦坐以門
戶
承天建鴻惠祠畿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江北建瞻

德祠、○濟寧祠名表勛、湖廣祠名隆仁、一崔文升建、一巡撫姚建、

漕惠、係湖廣守備李監所請、賜德、係漕運內監崔文升所請、旨曰、彼同類自相推戴、如並功則勸遠總督閘隆禧、則山東巡撫李　所請　其賄賂何如哉、勢利之場、君子之所弗齒、而彼以一宮為重、鄉子孫莫蓋之羞、亦可哀矣、

惠王選侍王氏於本月初七日巳時生一子、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四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刑部請出費承武貲濟于獄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四也夫援師怠赴而以爲逗遛擁衆戢後而以爲叵測奉催入關而以爲棄城況承武關歷邊疆敢冒鋒鏑屢有斬獲之功今年力精壯狀貌驍勇昔在錦州奮力殺賊身被六矢其子濟單騎衝鋒殺入救父而出官兵奮勇繼之遂克奏捷此塘報之可覆閱者也删其一而使得自效必有可觀

時袁撫功藩將將以未偵奴之詭也

房號

賜撫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寧遠內藩山海。外接錦州。犄角所賴。首尾交湊。非老成持重練達邊事者不可。故以撫臣出鎮焉

詔錦州等處。又秋禾歛。避入城。兵將分信嚴備。

時奴圍再犯。因檄于我。故宜預行收割。

其將士應派信地。偵諜整飭兵務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可資火器。

上命督同撫道府開採煆鍊。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伸。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陝一駢。山西試官少卿蔣一驄。戶部主事陳賓盛。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利害請嚴治之

先是錦州夜間調遣鎮之兵以援之忽兵梟有包等有借行糧而縱伍者公物有強劫平民之耳而又賊傷其兵半路逃竄務須軍法之首不赦

太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奏

聖言奴孽挫歸抉憤圖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順御邑等衙以作嚮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兵料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令處修築工艱奴騎冲突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築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至寧城濠壕築土爲外障以屯聚軍民保定等處不必調發援兵止調薊鎮以防山海揀山海銳卒以濟關外俱緊緊

中窾、轉將秋高、各口要害儲火器、繕甲兵、嚴加稽、以圖
戰守信地、時刻難緩、都著該部速與議覆行、
兵部奏關外需人甚急、本
聖旨、關外戰守需將才甚急、而各營行伍、慣西兵得力、說得
是、揚嘉謨既習西兵、即著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
江覥夏登仕、官維賢、鄭一享、都著各帶親丁、作速赴遼、用
備緩急、官維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臨御告典時、
聖躬未霍然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錦州之戰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擬付鴨力托哈兎兒吹漢哱囉個撒具便處進處決銜代等俱梟首處決其病故錢蔚仍行戮屍梟示傳首各邊

禮部奏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上就試順天甚得掄才寓招集之意但秋試甚邇士從登萊跋涉歸遼途遙試阻反孤士望姑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四名關外遼士就試寧前道委爲妥便其原例納監暫將印結咨監考試選行文原籍查確方准貢歷俱如該部所議行

太監劉應坤奏援師救錦奏

三等

四等

聖旨錦寧之捷擒趙穡雕克暢天威皆賴厥臣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算恩威迭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念殊勛之難酬宜恩禮之申錫着加恩三等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采段六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勑奬勵以示優異監臣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王朝輔郝隱儒李實涂文輔崔文升功參密勿績茂儲胥着各加恩二等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鎮臣劉應坤鼓舞將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賊鋒于寧

遠有却敵之功抑亦深寒虜胆于錦州有解圍之功著加
恩三等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
誥命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裏李明道劉忠陶文楊朝柱
助矢心緩急殫力馳驅着各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
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胡良
輔葛九思張守成李應江辟實相資特爲叙賚着各蔭弟
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
十兩采段二表裏苗成郭尚禮金節田奉張大典分猷邊
塞着各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賞銀二十兩采段二表裏賈進朝賈進忠馮允升董元

儒閻思印劉尚用王愛陳贊許光先崔良用劉希正馬化
龍馬忠孫正賞効力戰塲、起事閾懈、着各勝翁任一人與
做錦衣衛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
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嘉謨等浩氣抗戈、壯懷吞虜、楊宋
孫方鶴王崇德、及王文元等、誥奸禁暴、拚戰在事有功、內
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敘、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
照例優恤、以昭激勸、王之臣等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監紀用奏元臣殫心制勝、奏
聖古錦州之捷、雪恥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加悅、廠臣魏忠
賢貫澈精誠、補天經濟、徹桑蕃著、帷幄、刻刻關心、算貸發

需接濟，源源湊手，助資十萬，身作長城，尤為崇功堪獎，州府，朕所洞鑒，宜有特恩，着該部照依寧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閣臣功在帷幄，朕自加恩。內鎮臣紀用，捍孤城以却勁虜，振久弛以挫方張，義膽忠肝，持危濟弱，此番却敵，厥功為最，着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裏。內臣胡輔，忠竭力，不避險難，接濟應援，深副特遣，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孫茂林武，得間關問道，共濟軍實，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 戶，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楊德王黃友德孫玉
守能護城戰能斬馘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世
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孟吉祥吳秉
臣楊高進胡鄭良輔宋永福劉成楊承芳武進高起潛傳
貴周之楨馮應斗陳明孔適王進嚴險為竹均着廕弟侄
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
段一表裏王之臣郭允厚黃運泰薛鳳翔閻鳴太袁崇煥
劉詔中外同心安攘懋績趙率教左輔朱梅志切同仇功
著急難科道衙司及戰守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
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與照例優䘏以昭

激勸該部知道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來

聖旨方鎮重地軍馬糧料缺至四五月防禦何資已有旨

速催民運如何遲玩不遵其山西河南見征銀二十九萬

餘兩并所欠本色着勒限解發有仍前延挨的參來重究

仍於京運新欠銀先撥處十數萬星馳至鎮以濟燃眉該

部知道

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饑軍將何濟用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奇

安平伯

遠來失一 城可惜

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續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爵
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任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
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
段羊酒新鈔賜勑獎勵以光昔大典風勵忠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

詞臣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驥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
虞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削奪

俱以門戶削除

而善類空矣

巡按許其孝請建璫恩祠於淮揚

大將吞蝕卒

守錦州

樞部臣言軍中之當籌尚多而目下之吃緊有四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頃内鎮與督臣之疏皆論守錦而兩可其辭臣愚以爲當斷在必守夫全遼疆土期於必復咫尺錦州豈可輕議況向以修築未完之日尚能據以挫賊今乘此戰守已勝之餘何難憑以自固且尤帥乞爲信地增兵奉有

城塔山

明旨宜一意修葺城垣整頓兵馬料理芻糧爲有進無退之計可也一曰塔山不可不城也錦州既在必守而聯絡於錦寧之間者惟塔山是恃即無城猶當增置況有城何難修葺第恐轉眼秋高時日迫而工程太故顧慮不決耳

練火器

備車營

臣以爲城欲堅不欲大止就舊垣補葺本山之石與附近殘堡民房之磚運而砌之亦甚易也一曰火器不可不練也與奴爭于數歲之內我之騎射不如奴若擊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騎射無所施其力矣我之火器未嘗不精火藥未嘗不多要必使件件各盡其用人人俱嫻其能則一器可以斃數奴一人可以發數器即用寡敵衆當無不勝況我之兵且倍於奴無笑哉一日立營不可不備也夫均此火器也用以城守則有餘用以進戰則不足若無他營壘不堅無所據以展其技也可以堅我營壘拒奴沖突者莫如車而諸將支吾若視爲緩圖者未能窮其製

耳前臣等在文華門見發去關外之車以古制而妙新裁節拒守而為搏戰其法盡善關外宜倣而多備之俾諸營皆以車為主充以步卒足以盡火器之長中藏馬兵可以妙出奇之計進戰以攻止據以守則有勝無敗之勢常在我以至若某處應兵若干某處應馬若干芻糧應用若干器甲藥料應若干是在督師與內外鎮臣熟計定額各部竭力預辦而速應之非臣部所敢遥揣而度越俎而談也

欽頒之要

建昌路通

送

禮部申明表貢　大典事宜奏

聖京遠藩攵歲歸併惠藩表箋封婚等項悉歸類進奉祀

六廟祭掃湘陵一節、照舊仍屬遼藩、以明支庶而妥幽冥、
着如議行、

公經略閣門中事有成算矣故所奏者著稱嚴

八月

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壽發效、頒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啓工、至七年八月初二工完

共用過工價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九兩零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敬效愚忠疏曰勝亦兵之常。謀在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幾

第一義

第二義

秋防

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連屯頭畜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爲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畜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彀。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爲今時第二義。游者非剛鬬之時雖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馬肥於草實方敖於風高海颶不便逕渡雖于轉輸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輪亟可以驟來間時逕能飛渡島師難施牽制之勿衰土

易騎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皸瘃彼向陽而熱逸我[illegible]
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慮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
偷道津門之水岸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萃新募之
遼人能慣涉洋面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
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狠顧西戎多狡必永懷好
音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
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
念各邊之調遣殷煩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非
歲常之戰須早辦軍需火器備臨期之緊用預算其所難

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于曲突徙薪之慮此在心膂重臣又有成筴而臣等深心惕患輒敢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而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承芻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廷自饒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廕襲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秩少師

無端逆孽屢備宮闈德薄位高忽焉傾滅理勢然也特彼身在局中而不悟耳

簡討楊世芳冠帶閑住

帳前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

東安侯

封魏忠賢弟姪一人為東安侯世襲、

既以殿工封之何云東安顧名思義其何以處

叙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督理諸臣原宜優叙以酬其勞然而非借則濫恐有品望之人所不願與寺璫同功也

戶部奏議邊餉重務宜有專官奉

聖旨邊餉重務照倉場錢法例宜設專官說得是著將該部左侍郎加督理邊餉字様專重其事合衆堪任的來看主專理邊餉司官選精敏的加銜用其堂司官應鑄關防、俱如議行、卿掌邦計邊餉財賦咸所提衡還宜兼總其成以裕邊儲、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襁褓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益勤兢業倍加飭宜近朕冲齡嗣服倚毗周旋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指使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擬奇兩次叙賚宜隆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折鈔五千貫賜勑獎勵外廕弟男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荅不忘意

禮科李覺斯上言奴賊一見挫于寧錦而東江又已大創矣在奴逆伎倆已盡而我之胆氣倍張乘此長驅勢且破竹職愚以爲今之計惟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爲

客氏不堪淡而數筆

說亦于此

要着與兵部論相符

歧隊迭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聚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於奔命而我自由錦而義由義而廣寧步步為營着着逼奴使窟還故穴則有坐而受縛耳大抵天下事能守則能戰能戰則能攻年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誠因此而為攻取之計直可唾手得者然所以辦此者有要焉募土兵也練火器也習車營也備舟師也語有之狂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為兵彼物力資産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又緊其心以之禦戎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仇有不嘗奮勇取勝者乎我之長技惟火器此亦明效大驗已

第必平時習演慣熟然後臨敵點打無差今宜擇能者以為教師使之人人共盡其長語所謂練兵者先練胆練胆者先練技此乃練兵之實者也古用車戰為其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衞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資而況我既以火器制奴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遠施而後可以機發準也則車隊之布置宜習矣奴之狡譎叵測既窮於陸或又退志於水未可知即彼不能來而我以三老舟師溯流上下時以衝其脇時以牽其尾使奴水陸兩顧而手足俱忙此亦虛聲進剿之術也夫殺敵者怒也不畏法而畏敵懸賞[illegible]罷僥倖無事欲問惰役其何用之有故戰陣在前

諸臣亟宜以

皇上之心爲心。秉機策勝。鼓勇合謀。俾久淪之土宇以俟

憂勤之

聖慮少紓。則臧愚幸甚。封疆幸甚。

英國公張惟賢恭候

聖安。恭奉

聖旨。清心靜攝。順養天和。是珍調良法。卿等候安。具見忠

愛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魏良棟陞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illegible]告成件

欽恤之政，

防奴

時警報遞至，或言搶西房庄禾，或言搶錦寧川禾，總之奴甚狡，或聲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迫于饑荒，一急于報復，則奴之真情形也，

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

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爾免哭臨、併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勸進禮、請遵

即位、令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

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

又接出　　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

見卿等愛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

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見卿等爲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文拔出

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

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迺垂萬禩我

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姿憲古勵精宵旰鋭慮安攘海宇

快覩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禔麻方啓鴻圖

忽賓

龍馭爰膺

顧命及於耿躬相聞凭几之言凜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羣

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堅拒弗獲乃俯遵

遣部於八月二十四日祗告
天地。即
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紹承鴻業。
祖功
宗德。惟祗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邇爾中外
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念茂新猷。所有
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光廟貞靖賢妃老娘娘。當會尊謚

皇后并祔葬事宜等速擬勑諭來看
文摺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
加恩文武軍民人等
賞賚守邊官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起九月二十一日除服
禮部奉
聖旨朕哀思方切豈遽忍離衰次其以九月初六日視朝

禮部具儀來看

聖諱檢字用簡

聖明御極啓政聿新萬年有道之長左右史

許汪之草莽臣亦敢以賡頌也